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 中書奏議卷第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三狀

論邊城貯備未粟等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馬一匹并裝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綰等以申情祝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茲宴者顧清議而不知恥仲尼脩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賈之以刑哉褒貶為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

惡不為竟這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微臣隘竭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兩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巨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

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未書謹封達
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
奏謹奏

請依京北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
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
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二十價已
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
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

令典求瘼在知其而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
如螟蟻為殃豌豆全損驗覆若非虛謬地稅
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
數已為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
窺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
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
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
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以依前勅安
分未審可不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通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
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
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
悉著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
愛人久為含忍親離衆叛自取奔亡不勞師
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
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
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

衆情萬禁揔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
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
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徼求承前授任失宜
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之經
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
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
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來
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三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
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
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
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即商量
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
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
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
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
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

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眩授當其力則行故
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
覆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履蹶之不虞擇安
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
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
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
閉城拒逐為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
聞請擇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微求
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

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上
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
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
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
恃則敗恃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為厲階莫見
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
消凶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繼之則反
側而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
下而固寡也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

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
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
貳何能久安繼未十紀亂常必喪師虜境
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達才德而不副所委
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
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
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
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
喻率踈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

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左肅青齊右汴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滎渥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遘厲不還先皇帝示眷卓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

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師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玄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即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脩戎旅振耀聲勢遠迹談曩且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玄佐殂沒朝廷命吳濤代之士寧克禎輒敢眦睚素非得

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江隨機制敵
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
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
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墉之軍鞠
為汚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
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
誰曰不然邊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順
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
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

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筭遠慮之計也且為國
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
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
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為將慢
上虐人高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
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
其位則不可不問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
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
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

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
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
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
者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
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不壹撫之
不均黨助薰蒸其能有幾仍各計廣於成敗
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
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為萬榮所誘許其賞給
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

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
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將萬榮亦無
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
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念此助亂更將何
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
能為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其迫
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迹無所親遠無所與
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震而欲受
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奉頒宣旨

知延巳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中四慮多
闕道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一不勝拳
拳懇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即
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
奏僕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
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
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

進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
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
伏以制事之體而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
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
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
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
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
且復及農收入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
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闕宸慮者乎

延齡欲術已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
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慶園
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
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
檢京北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
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
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
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
萬束仍今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

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
有窮求取無藝其為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
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
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
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既闕西成曷期
況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
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
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
利窮乏之輩因募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

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
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
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
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
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今遠近相補通以百里
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
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
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
曾不計量自我作估徑以曾臆斟酌限為二

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
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竇自置
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
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
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
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
行何必捨易而即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
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
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

慄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德遠陛下若
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蕩繞可
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為備今
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數有方不宜科配
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世分
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
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莫隨要便官目置
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
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

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較年
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
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
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
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
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亦自
不關常用臣等商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
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寒暑顧景思
還或因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闕霈澤許以量
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
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勦踰年歲上稽恤宥之
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
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
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
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
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
則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
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
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
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
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息不加
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
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

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
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
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
之人並許量移近蒙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
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
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
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
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入
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道用分為二狀

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入量移狀已蒙印出
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
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
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
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青掩德見非古人
錄用弃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
拔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

移不過三百五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息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譴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其遠窮僻喜聞霜

澤降臨固必破產以計行裝計日而俟休人荏苒淹邨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竊恐乖陛下垂憫之意虧削書行慶之息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即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即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寬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

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即停外示優矜實欲羈
係從此已後遂為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
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
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
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別去之
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徙天下
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
嫌之慮易感上心將謂負
之意已經黜責遂欲畏防故高論
林

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
為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
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
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責有淺深
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
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
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
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
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叙人知復

用誰不增脩何憂乎亂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長遂墮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

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異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務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近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

終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
疑慮體又非弘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
狀並未敢改葺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
自昔敗亂之由多曰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
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
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緣
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

凡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
院官同勾當檢納仍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
守之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
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
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
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
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
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佳勅合填迨今年
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

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
既務廢隙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
栽植三豎豎致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喻能不為
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
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
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
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
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
冒昧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

唐陸宣公集卷第二十一 中書奏議卷第五

論裴延齡姦書一首

論朝官開負及刺吏等改轉倫序狀

論裴延齡姦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
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
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
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於是上下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

夫小人之誣明害理如日之有味耳之有光
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
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
蠅虱之聲莫辨矣雖后殺之穡禾易長畝而
蠶傷其本則定拜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
成九層而虛空其中則地折而不支矣是以
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
為戒者豈將有意俾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
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農深所

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
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播克斂怨以為德
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
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
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
諸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
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

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
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
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
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
欺亂無耻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
撻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摠典
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
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
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尼

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則天討斯得聖
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茲蠹日長
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
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
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請具誠宜亟為辨明陛
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
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開實其事儻
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証宜申典刑
以制虐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

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
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
宏喪亡特詔廷齎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
衙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
貯別庠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之
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
之資稍弘心憲之欲興作煥廣宣索府
庫之儲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關
之難勾獲既已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
約為在及斯遂乃

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位迫脅就功以
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雀為稱而不償
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
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網者莫
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言時有致詰為言翻
謂黨邪醜直天子轍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
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
迹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
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

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開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日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一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勝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是羨餘

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分惟尋從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均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詐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

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
庫之物為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
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
之府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
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
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陰
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歲之內分建六庫
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
王者之體天下為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

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人為私財
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
累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
力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
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
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
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
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往准免徵或經
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網典拘囚

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
舩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至
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
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耻財物減少所以
相承積累不肯條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
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
誘動天聽貽誨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
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為踈矣亦曰殆哉陛下
姑欲深待曾無詰問廷論謂能蔽惑不復懼

思茲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
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
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
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
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
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
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
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
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看交駭物情窮

邊疆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寃叫徹於
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佐
為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六何異割支
軀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
人心誰折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
遠鎮扼制蕃戎丑原要衝控帶靈夏夷榛
歲前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復絕
勢頗孤危新架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
漸安居頻勅度支今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
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
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今
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贊問延齡確言饋餉不
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
推互邀令草狀目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
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
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
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
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盡媚曠代罕

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
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
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
得失闡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
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度違而欲
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
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上果令逆亂得以為
訓史策書之之為國恥而延壽之亂紀又
甚國忠懈於風興多則會朝

大隳省署之儀徒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
第盡室飲宮厨之饌填街持簿領之言復有
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
其指搗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
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
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
朝集晨趨如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闐
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
慢官虐人戮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

之大者也。摠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網，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懵且驕，事何曰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未流當給者無賄而不交，應徵者受賂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尚操利權，實

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効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耻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

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謂
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
伴又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
靡有不善也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
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
曰既之陰汝反予來赫又曰涼曰不可覆背
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

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
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
維濟濟師師咸鈇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
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
資糧將師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証
隱盜或誘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
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
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
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

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
憤耻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釁
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莽
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蕃郎吏時有履道
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
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
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
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
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穢污清明

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
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
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
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
予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
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
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
命所滅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
破買徇虛多如此額度支應給宮山及諸司

使芻蕘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
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獲之後冬收之
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
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
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
之際藁稊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
坐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
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捐官錢不啻累
倍聯甕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

物情之所難駭事之外繆觸緒皆然臣愚以
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
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
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
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
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
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
重之以耗數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
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

而莫之辨也或者聖言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茲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

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聽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

也紂之意務求人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冠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

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謂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

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
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
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
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
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必有
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
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不安而財貨可
保曰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
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今侵削兆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
者行罰無效蓋為此也殺討以貪冒
夫入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
歲道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
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
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
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効聖祖垂裕
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
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權筭侵剝下

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關
都邑忙庶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
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
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
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爲軍資此時
陛下躬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身其責大矣則之
有馬車駕既幸奉天逆賊乘機竄竄一與之
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幾一二
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言身奉乞

一孺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遺之
又嘗官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之
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
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
未冬服漸屬凝冱且無薪爇飢凍內攻矢石
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飈
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
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
厚其身不歲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

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杆寇讎餒之不
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
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効
也及乎重圍既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
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
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
死義之心於是與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
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
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

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
得人為寶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
義苟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已
有哉故歲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歲於境內
者諸侯之富也歲於囷倉廩墮者農夫商賈
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
諸侯之弃德虜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
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若
謂多積可以為已宥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

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勸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以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

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隨其姦計以為博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禘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人柄用而灾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妄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

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

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効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疑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

歲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
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
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
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
所失莫不送水大相濟不為非金礪相湏不
為是耻過作非不足戒捨已設人不足稱為
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
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
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

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羞又阻抑誰當
真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
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
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
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
足鑒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
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
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
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

違懼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
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宸一紀于茲聖
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後陛下歷
播遷之艱施視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
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
悲鳴蓋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
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岳諫察輒申
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
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

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
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
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
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
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
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

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
厯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
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五豐列之於朝則王室
尊分之於立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
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撲斲惟
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
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祗擲則瓦石追琢則
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汚泥疏濬則川沼
是以書籍所載厯代同途神一蜀殷昌必時多

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之英髦當在衰季之時
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室淑德應期賢
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
代之弃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
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
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
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
其時富壞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
羊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

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廢戚擅朝權
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
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
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
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
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
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
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
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

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
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
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
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
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
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
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
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
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材仕進之

窮通唯繫輔臣息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
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
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
以窳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
才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
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
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
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
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

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
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
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懸信是以大道每隳
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
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八之器
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明劇
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
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
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

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知是至

于弄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漸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

善救人則無弃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
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
穆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
序項藉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
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牙不可屬國
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無瑕錄用者霸王
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懲庸
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过
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弃

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
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
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
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
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大以天下士人皆求官
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學
樹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
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
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

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光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

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弃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則所謂程試乎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必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齊是以巧梓順輪補之用故枉直無礙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驚驥

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
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
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
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弥五百年而有一
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專之性
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
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
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
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卨禹

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
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
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
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
泊鳥獸魚鼈六罔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
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
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
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
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

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器未

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膏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徒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

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
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
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
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
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
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
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
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鯨陘洪
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經甯後代設有如

鯨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
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
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
日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
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
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
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
為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
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况於舊例之

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
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
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
於選授尤所艱難姑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
成否至使彞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
足為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日拔擢以
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
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
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

以定限故得殊才不帶庶品有倫參酌古今
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
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
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
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
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
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
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
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

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
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
第須且備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
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
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
宦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
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淹
逾考限亟易星霜碩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
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

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
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
能無變其始也砥礪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
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
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
而度至文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莅職既
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
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
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

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
民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
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
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
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
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
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
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
進益理化孰與交脩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

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
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太后
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
底又之功未光當代良多以七患未去三術
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
副天心故雖獲超升六驥徒黜廢人物殘弊
拆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
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
精詳以避誇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

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
倚撫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
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
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
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低勵
浸微高卑等衰始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
才懼曠庶官吐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
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
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諉刺之
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
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
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
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